

# 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

刘 焯 陈杏珍辑注

## 一

静菴先生：

顷闻 先生论戴东原《水经注》<sup>①</sup>一文已撰成，千万乞  
赐与《国学季刊》登载。《季刊》此次出东原专号，意在为公  
平的评判，不在一味谀扬。闻 尊文颇讥弹东原，同人决无忌  
讳。本期有钱君一文论东原之天算，亦多指摘其失。尊文如已  
写定，乞即 赐交敝寓，或送研究所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三，四，十七。

<sup>①</sup> 戴震，字东原，曾校勘《水经注》。王国维著有《戴校〈水经注〉跋》一文。

## 二

静菴先生：

送上《广陵思古编》<sup>①</sup>十册，王氏两先生<sup>②</sup>之作在卷十  
九，也许多是 先生所已见的。

卷十一有焦里堂<sup>③</sup>与王伯申一书，其言殊重要， 先生曾

见之否？

散氏盘拓本<sup>④</sup>，易寅村<sup>⑤</sup>先生所赠，亦送上。先生关于此器如有释文或考证，亦甚盼见赐一观。寅村先生来书一页附呈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三，六，廿七。

① 《广陵思古编》二十九卷，清汪廷儒编。

② 指王念孙（怀祖）、王引之（伯申）父子。

③ 焦循，字理堂，一字里堂，江苏甘泉人。《广陵思古编》卷十一收录焦循《复王侍郎书》（王侍郎即王引之），并注：“此文从他处抄下，原集未载。”

④ 散氏盘，西周晚期青铜器名。

⑤ 易培基，字寅村。

### 三

静菴先生：

顷偶读后村词<sup>①</sup>中“席上闻歌有感”一首《贺新郎》，有云：

“那人人靓妆按曲，  
绣帘初卷；  
道是华堂箫管唱，  
笑杀鸡坊拍袞。”

“鸡坊拍袞”是什么？翻阅唐、宋两史的《乐志》，皆不详“拍袞”之义。先生曾治燕乐史，便中能见教否？以琐屑事奉烦先生，千万请恕我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三，七，四。

① 刘克庄字潜夫，号后村，著有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。

## 四

静菴先生：

承 示袞遍之义，多谢多谢。

“鸡坊拍袞”系从朱刻《疆村丛书》本，顷检《四部丛刊》中之影钞本《后村大全集》，亦作“鸡坊”。

“袞”为大曲中之一遍，诚如来示所说。鄙意亦曾疑此字是滚字之省。来示引宋仁宗语，谓“入破”以后为郑、卫。顷又检《宋史·乐志》（卷131），有云：“凡有催袞者，皆胡曲耳，法曲无是也。”此言可以互证。

鄙意“拍袞”是二事，催是催拍，而袞另是一事，故《宋史》以催袞并举，而后村以“拍袞”并举。沈括亦列举“催擷袞破”；而王灼于虚催实催之后皆有“袞遍”，末节又并举“歇拍”“杀袞”，似“歇拍”以收催，而“杀袞”以收袞也。先生以为何如？

细味后村词意，似亦以“拍袞”为非正声。词中之女子只习正声，“羞学流莺百啭”，而第一次的奏曲，便被“鸡坊拍袞”笑杀。以此见疎，故下文即云“回首望侯门天远”。以宋仁宗语及《宋史》语证之，此词稍可解了。尊见以为然否？

胡适敬上。

## 五

静菴先生：

今早匆匆复一柬，未尽所欲言。

下午复检《教坊记》<sup>①</sup>，仍有所疑。崔令钦不知何时人，其所载多开元、天宝盛时事，又无一语及于离乱，故初读此记者每疑崔是玄宗时人。然曲名之中乃有《杨柳枝》及《望江

南》、《梦江南》等曲。《杨柳枝》是香山作的。《望江南》是李德裕作的，皆见《乐府杂录》<sup>②</sup>。段安节生当唐末，其记开成、会昌间事应可信。倘段《录》可信，则崔《记》曲名不全属于盛唐。鄙意此可有两种说法。崔令钦或是晚唐人；段序亦言尝见《教坊记》，崔在段前，而时代相去不甚远。此一说也。否则崔《记》中之曲名表有后人续增人之曲名，以求备为主，不限于一时代，也许有五代以后续增的。比如玄奘《西域记》中有永乐时代的外国地理，意在求广收，不必是作伪也。此一说也。

因此颇疑《教坊记》之曲目尚未足证明教坊早有《菩萨蛮》等曲调。不知先生有以释此疑否？便中幸再教之。

适敬上

十三，十，十。

① 《教坊记》一卷，唐崔令钦撰。

② 《乐府杂录》一卷，唐段安节撰。

## 六

静菴先生：

十三日手示敬悉。同时又见叔言<sup>①</sup>先生之《敦煌零拾》中先生跋《云谣集》<sup>②</sup>语。崔令钦之为开元时人，似无可疑。惟《教坊记》中之曲名一表，终觉可疑。先生据此目定《云谣集》之八曲为开元旧物，恐不无疑问。即以此八调言之，其《天仙子》则段安节所谓“万斯年曲，是朱崖、李太尉进此曲名，即《天仙子》是也。”（《新唐书》卷二十二：李德裕命乐工制《万斯年曲》以献）其《倾盃乐》则段安节所谓“宣宗喜吹芦管，自制此曲。”先生谓“教坊旧有此等曲调，至李卫公<sup>③</sup>宣宗时始为其词”，然《天仙子》一条，段录在“龟兹部”一节下，似教坊原无此曲调，卫公始进此调。又

《倾盃乐》一条似亦谓所制系芦管曲调，故有“上初捻管，令俳儿辛骨骹拍”之语。又《菩萨蛮》一调，《唐音癸籤》<sup>④</sup>亦谓是大中初女蛮国人贡，其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体，人谓之“菩萨蛮”，当时倡优遂制此曲。是大中时所制似亦非词，乃曲调也。《忆江南》、《杨柳枝》，前书已言之。又《教坊记》记事讫于开元，不及乱离时事，而曲名中有《雨霖铃》、《夜半乐》，亦可疑也。又此目后方有“大曲名”三字，而其下四十六曲不全是曲，此亦是后人附加之一证。先生谓教坊旧有《忆江南》等曲调，中唐以后始有其词，此说与鄙说原无大抵牾。鄙意但疑《教坊记》中之曲名表不足为历史证据，不能考见开元教坊果有无某种曲拍耳。此是史料问题，故不敢不辨；史料一误，则此段音乐历史疑问滋多。鄙意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，《杜阳杂编》<sup>⑤</sup>，《新唐书·乐志》，皆足证崔《记》中曲目之不可信，尊意以为何如？屡以琐事奉扰，幸先生见原。

适敬上。

十三，十，廿一。

① 罗振玉字叔言，号雪堂。

② 即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，出自敦煌石室唐写卷子本。

③ 李卫公即唐李德裕。

④ 《唐音癸籤》三十三卷，明胡震亨撰。

⑤ 《杜阳杂编》三卷，唐苏鹞撰。

## 七

静菴先生：

昨日辞归后，细读廿四日的手教，知先生亦觉《教坊记》为可疑，深喜鄙见得先生印可。

前又检《杜阳杂编》，知《唐音癸籤》记《菩萨蛮》原起的一段是根据苏鹞之说。苏鹞书中多喜记祥瑞灵应，其言多夸诞，不足深信。此一条前记女蛮国，后记女王国，皆似无稽之

谈。先生所疑，鄙见深以为然。惟《杜阳杂编》此条下云：“……当时倡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”此语记当日倡优作曲，而文士填词，层次分明，即不信其女蛮国之说，亦是为词曲原起添一例证也。先生要我将《教坊记》各调源流一一详考，将来得一定论，此事似不易为，正如来书所谓“诸书所记曲调原起多有不足信者”故耳。

此复，即候  
起居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三，十二，九。

## 八

静安先生：

顷得孙中山秘书处杨君的电话，询问内务府宝熙、绍英、耆龄、荣源四位先生的表字，先生如知之，乞赐示知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四，一，五。

## 九

静安先生：

手示敬谢。

朱邇先<sup>①</sup>先生甚盼 先生校后为作一跋，特为代达此意。

匆匆即祝 先生与 叔言先生晚安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四，一，五。

<sup>①</sup> 朱希祖字邇先，浙江海盐人。

## 十

静菴先生：

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，今特转呈，以供参考。约中所谓“授课拾时”，系指谈话式的研究，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。

圆明园事，曹君已与庄君商过，今日已备文送去。

适敬上。

（原信无日期）

## 十一

静菴先生：

手示敬悉。顷已打电话给曹君，转达尊意了。一星期考虑的话，自当敬遵 先生之命。但曹君说， 先生到校后，一切行动均极自由； 先生所虑（据吴雨僧<sup>①</sup>君说）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，殊为过虑。鄙意亦以为 先生宜为学术计，不宜拘泥小节，甚盼 先生早日决定，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。日内稍忙，明日或能来奉访。匆匆，即颂  
起居佳胜。

适敬上。

一四，二，十三。

<sup>①</sup> 吴宓，字雨僧， 字雨生，陕西泾阳人。

## 十二

静菴先生：

夏间出京，归后又以脚疾不能出门，故久不得请教的机会。顷作所编《词选》序，已成一节；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，及长短句不由于“泛声填实”，二事皆与传说为异，不知有当否，甚欲乞先生一观，指正其谬误。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，遂不屑教诲之也。

匆匆即祝  
起居胜常。

胡适敬上。

十月九日

### 十三

静菴先生：

得手教，甚感。

《山阳志余》一书，适并不曾借过，《西游记考证》中曾引此书，乃周豫才先生代抄来的。雪堂先生想系误记，乞转告。

适敬白。

十月十日

**附记：**这几封信的原件藏于北京图书馆，为胡适手书，系王国维保存下来的。编排以时间的先后为序。这些信件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胡适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他们之间论学情况的第一手材料。